

两山笔记

刘荒田 著

两种「生活在别处」
两种乡愁

赐我两个国家 两种文化
两个社会 两种语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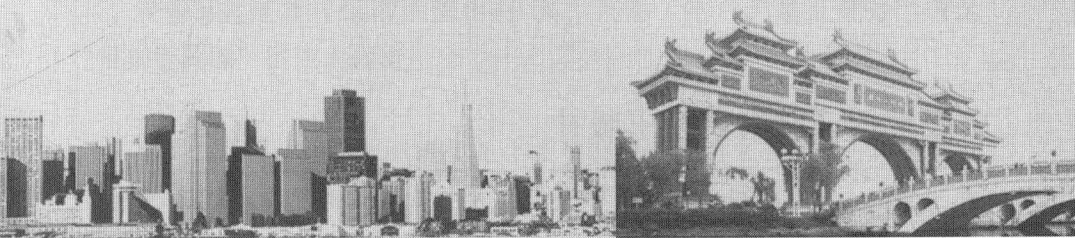
我充满感恩
老天爷何其仁厚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两山笔记

刘荒田 著



暨南大学出版社
JINAN UNIVERSIT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山笔记/刘荒田著. —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 - 7 - 5668 - 0694 - 9

I. ①两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8516 号

出版发行: 暨南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

电 话: 总编室 (8620) 85221601

营销部 (8620)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(邮购)

传 真: (8620) 85221583 (办公室) 85223774 (营销部)

邮 编: 510630

网 址: <http://www.jnupress.com> <http://press.jnu.edu.cn>

排 版: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
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328 千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次

定 价: 39.80 元

(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)



自序

2011年初，我在美国生活工作过30多年以后，退休了，从此进入晚年。我曾写过随笔《最喜近黄昏》，其中列举了把“只是近黄昏”改为“最喜近黄昏”的三大理由：

首先，只要你承认自然规律是上帝也改变不了的铁律，“公道世间唯白发”，叹息徒然破坏心境，导致心理疾病多发，无论对腰包、对个人健康、对家庭生活，还是对社会福利，都作了残忍的减法，却找不到一点正面作用。你不“喜”，只会做赔本生意。

其次，晚年是生命的总结。青春时期的求学、中年时期的拼搏、养育儿女的义务以及孝敬父母的责任，和以分期付款买下来的房屋一般，终于到了“付讫”的一天。“长恨此身非吾有”，那是昨天的“不得不然”；到今天，终于“忘却营营”，向职场宣告：我可以赎回自我，第一次成为“我”的主人了！这辈子，就这么一段光阴，全然为你的梦支配，为你的“未竟之业”主宰。尽管腿脚不怎么灵光，降血压和降胆固醇的药物少不了，顾忌和禁忌多多，但好歹撤开了闹钟，离开了工作的压力和关乎利害的人际关系。你是刚刚被诸多责任所释放的囚犯，站在大墙外，被太猛烈的阳光射得眼睛发花。你习惯了有规律的吃苦，现在要适应无拘束的享受。

第三点至关重要，那就是：一生中以晚年的生活质量最好。当然，此言不能落实在世俗逸乐上，论声色犬马、天地壮游，套句洋鬼子的叹息：“年轻时没钱买牛排，老来有钱买却嚼不动。”一口假牙和旋上螺丝的腿关节，怎么和雄姿英发时的年纪比？我说的是“密度”。到了晚年，以漫长岁月积累的经验来观照人生，居高临下，所以超脱；以“我从前也犯过”

来解释晚辈的错失，所以宽容；以“每一天都是利息”的姿态来过，所以紧紧拥抱每一珍贵的瞬间，享受天伦之乐、交友之乐、知识之乐、思考之乐和自我完成之乐。青壮年时期，人生飨宴丰盛是丰盛，但你总是囫囵吞之，如今将就清淡之食，却能咀嚼出隽永的味道来。

总之，“近黄昏”是人生最大的捷报，是以千辛万苦换来的庞大的幸福，是生命交响乐中最振奋人心的高潮之篇，也是务必手舞足蹈地庆祝的盛典。

两年以后，且作一个简单的回顾。以上的乐观主义概括大体恰当，但对老年的疾病以及意外的估计则有不足。人生的最后一程，密集着失去，从健康到亲友，不可能天天乐不可支，因此我们需要化解苦难、超越苦难，营造内心的宁静。

退休以前，我的人生包含两个年龄上的“一半”——中国 32 年，美国 32 年；退休以后，则由两个居住地合成——中国广东的千年古镇佛山和美国加州的旅游名城旧金山。从浅层次（即并非“东西通吃”）而言，无论是在佛山禅城区一个名叫“星星花园”的小区，还是在旧金山滨海的日落区，我都得其所哉，并承受难以规避的苦。为此，我充满感恩，老天爷何其仁厚，赐我两个国家、两种文化、两个社会、两种语境、两种“生活在别处”和两种乡愁。

本集所收录的主要是我在 2011—2013 年所写的散文和随笔，其中一半成于旧金山，一半成于佛山，因此称之为《两山笔记》。

刘荒田

2013 年 2 月 18 日于佛山



目 录

自 序	/ 1
-----	-----

第一辑 浮云游子意——写于旧金山



一	“回来”散记	/ 2
二	沧桑唐人街	/ 7
三	路多长幸福就多长	/ 13
四	老同事詹姆斯	/ 18
五	五月情思	/ 30
六	大年三十排队买烧猪肉记	/ 42
七	别有用心的散步	/ 46
八	在星巴克写星巴克	/ 51
九	墓园里	/ 56
十	三个宝贝“瞎拼”去	/ 63
十一	某校友会周年庆记	/ 65
十二	又庸俗又密实的快乐	/ 71
十三	内华达三记	/ 74
十四	倒下的花旗松	/ 78
十五	俯身向你	/ 81
十六	春 夜	/ 83
十七	逼近眉睫的玄学	/ 85
十八	春天第一天，美的奇袭	/ 88

十九	剪枝记	/ 90
二十	华盛顿广场的阳光	/ 92
二十一	是什么偷走我们的自然	/ 96
二十二	人心的风景	/ 98
二十三	怎样“谋杀”4个小时	/ 101
二十四	三句话就是一生	/ 104
二十五	一盏街灯	/ 106
二十六	独饮咖啡	/ 108
二十七	“刻板”是这样炼成的	/ 110
二十八	“天文学家”与“哲学家”	/ 112
二十九	灾区饥民种兰花	/ 114
三十	“怜子”与“真豪杰”	/ 116
三十一	街灯亮起之前	/ 119
三十二	哪把剑经得十年磨	/ 122
三十三	“搔痒”说	/ 124
三十四	鱼尾纹颂	/ 128
三十五	化学与物理学	/ 130
三十六	天这么快黑下来了	/ 132
三十七	北美洲的天空	/ 135
三十八	全世界的祖父	/ 137
三十九	人生盛宴	/ 139

第二辑 落日故人情——写于佛山



四十	如此感激我的人生	/ 144
四十一	回来了	/ 148
四十二	“沿海高速”途中	/ 156
四十三	走路幸福指引	/ 160
四十四	人性的弱点（四题）	/ 164
四十五	桂树下，买鲜花	/ 172

四十六	和“小麦”并坐	/ 175
四十七	小涌之谜	/ 179
四十八	书香节，我的位置	/ 183
四十九	深秋意象	/ 185
五十	浮生半日记	/ 187
五十一	老年需要“添加剂”	/ 190
五十二	1976年的“×氏运筹学”	/ 192
五十三	老天下的	/ 194
五十四	蜻蜓，在阳台上	/ 196
五十五	人不约的黄昏后	/ 198
五十六	城市蛙声	/ 200
五十七	此刻，心何其安恬	/ 202
五十八	一毛钱	/ 204
五十九	乡土轶事（三则）	/ 206
六十	这双平底鞋	/ 210
六十一	老人速写（三帖）	/ 212
六十二	雨中香港	/ 217
六十三	酣畅男儿泪	/ 219
六十四	树荫满地日当午	/ 221
六十五	送书人	/ 223
六十六	汽车喇叭声	/ 225
六十七	联想力的跃进	/ 227
六十八	“实力派”	/ 229
六十九	凭什么信你	/ 231
七十	“小心地滑”	/ 233
七十一	异乡人	/ 235
七十二	番石榴的滋味	/ 237
七十三	我 湖	/ 239
七十四	理发记	/ 243
七十五	齿于人类的狗屎堆	/ 245
七十六	多余的电话号码	/ 247

七十七	气味温柔	/ 249
七十八	小板凳	/ 251
七十九	市井三章	/ 253
八十	乡村之伤	/ 258
八十一	“底线”谈	/ 261
八十二	过生日是件值得细琢磨的事情	/ 266
八十三	写着玩	/ 269
八十四	世俗礼赞	/ 271
八十五	如果“厌倦了伦敦”	/ 273
八十六	言与行的诡异歧途	/ 275
八十七	候车站	/ 277
八十八	爬梯记	/ 279
八十九	两个修鞋匠	/ 281
九十	菜市之恋	/ 283
九十一	感时篇（五题）	/ 286
九十二	能不能“访戴”	/ 294
九十三	“夫妻斗气”是技术活	/ 297
九十四	播种善意	/ 299
九十五	“只差一串鞭炮”	/ 301
九十六	“双赢”辩	/ 303
附录一	细品刘荒田	王鼎钧 / 305
附录二	一生功力写“寻常” ——刘荒田先生《两山笔记》读后感	杨河源 / 307
后 记		/ 311



第一辑 浮云游子意

——写于旧金山





“回来”散记

—

在中国大陆居住大半年后，我飞到了旧金山。让我表述普通人在交通发达的现代所进行的一次普通行旅，却颇为挠头，因为总胶着于一个字眼：回来。从旧金山回到我出生和成长的母国是名正言顺的“回去”，和唱“田园将芜，胡不归”的陶渊明、“少小离家”而被儿童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贺知章以及“未老莫还乡”的韦庄，都没什么两样；反而，和因嘴馋而回去的怀乡病晚期患者拉开了距离，因为“海龟”们都知道，那里除了莼鲈这等绝妙土特产之外，还有地沟油、瘦肉精和三聚氰胺，而且鲈鱼因江河污染、莼菜由于田野滥洒农药，即使张季鹰再世也不能大快朵颐。那么，我奔赴旧金山（那里，依然住着儿女和多数亲人）算不算“回去”呢？若算，就是语义重复，犯了低级的措辞错误；若不算，那只好把自己置于旅客的位置。然而，我有钥匙，它能打开旧金山日落区一栋房子的门。门旁的山茶树，是不是为我这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而结下繁密的花蕾呢？而后院的草坪，我在离开前为了压制疯长的野草而铺下的旧地毯，被几束粗壮的蓟草撑破，它的剑叶向我摆出迎迓的姿态。至于最叫人留恋的天穹，宛如高加索美女的眸子一般蔚蓝，带着梦幻的迷离，更使我感到脚下稔熟的马路不大“实在”。

幸亏，这点无聊的思辨，不妨碍我驾轻就熟地步行去三个街区外买日报（仍旧5毛一份）和去点心铺买排骨饭（贵了5毛）。至于时差，倒不成困扰，睡就是了。退休以后，痛恨多年的闹钟终于被弃置了。

问题不是没有，就是不大像“回来”。打开一本过去爱读的书，欣然对自己说，嘿，它怎么在这里——还以为人依然逗留在彼岸那个因资历太浅而藏书甚少的书房。

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的虚浮，“替人家活”的空茫，连吃老妻做的饭，也像进了人家的胃。我自嘲道，是不是拒绝承认这是“回来”呢？一旦我把第一故乡重新定位为家，那么，地球上别的处所就统统成了“非家”。这有点糟糕，因之而生的乡愁，不但小家子气，而且近似于改写过去的日记，刻意抹杀在这里居住了30年的事实。

二

好在，出了一趟门，不踏实的感觉、不靠谱的乡愁都豁然而愈。

乘上71路巴士，我去下城市场街的工会办点事。去时车上的人稀稀落落，归程在4点以后，由于巴士太疏，站在街旁吃够了从街尽头轮渡大厦旁边灌入的海风，才挤进一辆。乘客之多，叫人却步。我一路说着“请让让”，挪进里面。站着，一手扶横杠，一手翻开从香港寄来的杂志（六个多月前出版的月刊，此刻恶补过时的时评），恍惚间我像置身于九龙弥敦道的双层大巴底层。车到遍布廉价客栈的田德隆区时，乘客下了不少，但上来的更多。老年人和残障人专座上，一位老得颇具规模的拉丁裔男子蹒跚下车。座位空着好一阵，居然没人坐。一位和我面对面站着的男同胞，和我一样有意占据座位，但这位可能比我老一年半载的斯文人看了我一眼以后，没有动作，我明白，他的心思和我近似——以为对方比自家老上不止一年半载，所以把座位让出以表示无意僭越。我只好就座，继续翻开杂志读《再思日本核事故》之前，给同胞一个微笑以表示感谢，但他并没注意到（可能在构思一首精警的七律吧）。

美国的巴士文化中有一个定规：保持缄默。不管车内多拥挤，也很少喧哗，有的只是私语和激荡出来的热气。这么一来，热衷于高谈阔论的大陆新移民，在巴士上高声叫嚷，成了华人的耻辱。多年前，一位来自希腊的绅士，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：“你们中国人在巴士上吵架似的说话，我一概听不懂，真憋气！”他不像一般人那样为车上的聒噪所苦，只拘泥于能不能“听明白”，这种近于变态的窥探欲叫我又好气又好笑。不过，今天我得给车上为数不少的同胞（多数是女性，以“三个女人一个墟”算，即可组成七八个神侃会）平反，此刻，我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。

右侧的同座忽然说起话来，我的目光从核辐射的数据上移开，扭头看——黑人，68岁。我能写出这个确数，是因为他在大声宣告：“我过去在海军陆战队服役，退伍20多年了，今年这个岁数了，看不出来？哈哈，谢谢。”他戴黑毡帽，穿黑大衣，里面是三件头西装，从上到下都皱巴巴的，而且不大干净，可派头还是有的。血色甚佳的厚嘴唇，频繁地动着。这种丰仪，使我马上想起曾当过两任旧金山市长的布朗先生。他在大发议论，旁若无人。再看他的四周，并没有一个对话者，连作出恭听之态的也没有，遂断定他是在用蓝牙对话器，凭手机和别人交谈。他偏爱语气助词，“哎哟”、“哇”、“喔”、“啊”、“嗨”等点缀在夸张的描述中，“你说在西德基地？那一场绝对是刺激的比赛！对！航空兵一一八大队对地勤队，美式足球，航空兵三个达阵，呱呱叫的四分卫，叫赛门……”我推测他和对方曾是同胞。过了一会，他又抱怨退伍军人医院的服务差劲，开的止痛药也没效。愈谈下去愈放得开，声若洪钟加上出语幽默，和他隔三个座位的白人老爷爷，本来在闭目养神，听下去却连连点头，嘴角漏出隐秘的微笑。10分钟以后，演讲者的左肘微微动了一下，同时发一阵嘟囔：“太挤了！”我晓得，他是向我提出温和的抗议。我说：“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是被人挤着。”他顺着我的视线，看到同一张长椅，刚刚坐下一位体重超过300磅的汉子，明白了。

他还在演讲，高亢的英语在挤成蜂窝的车厢里游走。我想，许多年前，那位义愤填膺地抗议在车上用他“听不懂”的语言高声说话的中国人的希腊佬，如果此刻在这里，应该可以大大地满足了。这时，车内的另一边响起一个女士的嗓音，不必看也知道是白种人，从音质的厚度知道，年纪该和黑人差不了10年。起先我以为这一白一黑都有表演欲，故意在稠人广众中用手机，细听，两人呼应得如此紧凑，尽管隔着三重以上的人墙，也可见是在对话。我想了好一阵，才理出头绪来：他们是老朋友，刚才用手机交谈，一路聊下来，欲罢不能，女士跨上同一辆巴士以后，依旧进行。我暗暗叽咕：他们是什么关系，该是爱火刚刚点燃的情人吧？否则谈锋不会这般劲健持久。不然，只好称为超级话痨。“喂，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有几级？”“上将，中将，少将和准将。”“那么，在俄亥俄基地管仓库的那位麦克，是哪一级？”“准将，还想再高么？”“马克准将叫我的名字，‘哈罗，南施，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’——那甜蜜劲！噢，不知道是不是

对我有意思？那时，我的官阶是二等士官。”“不用‘假如’，肯定是，你年轻时可性感了，男人见了都恨不得……”“哈哈！”车厢内响起的大笑，尖利得像迎面疾驰而来的消防车的警笛，好几个乘客皱了皱眉。那位把座位礼让给我的老同胞，可能正在推敲《赋得旧金山秋日梧桐》的颌联，被笑声扰乱了，也扭过头去，朝声源恨恨地挖了一眼。我心里附和着他，对年轻时迷倒过准将、如今已迟暮的女子更充满了好奇。

巴士驶进金门公园旁边的施丹岩街，光秃秃的梧桐树枝条在车窗次第映现。许多衣着新潮、鼻子或者肚脐戴环的青年乘客在海街下车。这里，40年前曾是嬉皮士运动的重镇，如今它的居民一样以前卫著称。巴士一下子空了下来。隔着人墙通话的男女，终于可以面对面。前任海军陆战队的女士官，年约60岁，一头卷发已完成由金色向银色的蜕变，阔大慈祥的脸盆，架着眼镜，喜气洋洋地站在旧日袍泽面前。她已十分地发福了。身体的中段，足以抵得两位体型中等的中国女性，这叫我想起美国作家德莱塞形容丰臀的妙语：“海洋一般宽广。”他们含情脉脉地对视，手机对谈终于结束，换由眉目来沟通。

我的左侧，那位沉默的拉丁裔乘客下车去了。我下意识往左边挪过去，空下和黑人相邻的座位，正要向前女士官打一个请坐的手势，但马上想到，她的屁股断断挤不进这个座位。我的延请，因之带有让她出丑的嫌疑，加上黑人和我先前已有小小嫌隙，难保他不会趁此找茬。何况，她有选择的自由，不必由我操闲心。于是，我回过神来专心阅读过时的时评。黑白演讲者的演讲已变为絮语。说的都是纯正得叫人舒服的美式英语。我明白了，坐在我右侧的黑绅士，之所以没带丝毫黑人圈子里流行的伊巴尼克土话的痕迹，是因为对手是正宗高加索种白人。

三

在日落区的第31街车站，悬挂在太平洋上的日头，把橘红的光芒披在下车乘客的獐皮手袋上，反射出慈蔼的光泽。我起身，走近车门。背后，两位旧日袍泽还在聊天，只是题目已进入个人情感的范围，下一步，该是绅士请她进公寓喝一瓶价格在20美元上下的纳帕谷梦露红葡萄酒。

我在日落大道旁边，轻快地跳下车。穿过诺里爱格大街，走上花旗松落下毛茸茸疏影的小路。我的心，终于由阴转晴。我的邻居，那位10年前从李维牛仔裤公司生产部经理岗位上退休的香港人，把爱犬牵到树下方便。苏格兰牧羊犬通体雪白，12年前我家搬到这里时，它还是豆蔻年华，如今至少已有13岁（折合人类寿命为80岁以上），依旧能像征服者在占领之后高举旗帜一般举起一条腿。我从它撒尿的姿态，找到了“回来”的切实感觉。

是啊，我回家了。刚才在车上，彻彻底底地浸泡在英语的语境中，它把我的思维从汉语中抽离，把先前种种“习惯成自然”的人文与自然元素重新置入，让我回到生活了30年的环境中。一道银漆剥落的铁闸、一扇雕花红木大门，在我手中三把钥匙的作用下敞开来，又是“家”的好闻气息。

我有两个家。出嫁的女子，除了与丈夫孩子一起构建的“家”，还有一个娘家。两个家，都让我理直气壮地回去。这难道不是苍天赋予我的最大福祉？



沧桑唐人街

下午3点，美国西海岸的阳光清澄若金山湾的水，大街恍如硕大无比的水族箱。我坐在唐人街的石级上，身后是“美丽华”多功能大厦，身前是帕思域街。“帕思域”（Pacific）是台山话的音译，原意是“太平洋”。这名字够贴切，放在1849年兴起的淘金潮之际，我所在的位置，便是太平洋的岸边。此后的一百年，唐人街内的广东台山人逐渐占优势，连带地，这珠三角末端的一个百万人口的县份的方言成了本地的“中国官话”。且想象，这一带挤满了台山来的“猪仔”，头上盘着辫子，肩上搭着褡裢，他们刚刚从俗称“大眼鸡”的三支桅越洋大船上走下来，即将被送往沙加缅度的荒山野岭淘金，他们抓紧时间，对陌生的“金山”东张西望。如果再加进一些联想，这地点离我的外祖父开豆腐店的企李街有4个街区，那是100年前。离我31年前当见习生的长城餐馆有3个街区；80年前，离意大利区一个街区——唐人街的疆界离这里不远，中国人一旦越过百老汇街，便可能遭到意大利裔小混混斥骂甚至殴打。

我坐在这里，是为了等候岳母大人，她在我妻子的陪同下，到大厦三楼的物理治疗室治腰疼去了。理疗不同一般的看病，加上先有医师讲解复由病人身体力行，所以费时颇长。为了增加耐心，我走进大厦一楼的杂货店，买了一包花生。坐在粗粝的石阶上，剥一颗花生想一阵往事。本来没那么多情，坐就坐好了，看风景可写游记，想却可能陷进忧郁。被勾起身世之感的是花生的商标——万里望。我极少买零食，这回是被牌子吸引的，“万里望”，望夫山般的“望”啊！前年我参加一个会议，和我同席的老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，原来他是“万里望”牌花生的生产者，厂设在金山湾对岸的奥克兰。两人聊得投机，我当场决定，回到旧金山后要多多消费“万里望”。

此刻，我算是兑现了诺言。嘴嚼花生米，心驰骋万里。家乡和唐人街，互动万里之望。我移民的20世纪80年代，唐人街是家乡人的终极梦土。台山话把出洋谋生叫做“出路”，刻意排斥其他谋生路径，唯漂洋过海才有希望，而去“花旗”是首选。直到国门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，家乡百姓依然顽强无比地推崇“去美国”这一“出路”。合法门路走不通，就假离婚、假结婚或当人蛇。好了，到了极乐世界，一切遁词、一切前提都得撤掉，就实打实地过日子了。我此刻所思考的，就是这一过程。

从台山到金山，是何其重大的人生转折。我外祖父远赴美国时，家乡的亲人要在村前的社坛点上长明灯。花岗岩做的坛子有专门放置菜油灯的石龛，通风却不会被吹熄。直到一两个月以后，抵达旧金山的“出路客”寄来“回头银”，添加菜油、日日照料灯台的作业才告终止。然后，朝代更迭，不变的是出走的惯性，逃亡的鞋子、追求新生活的鞋子，从贫瘠、闭塞的乡村，通过深圳罗湖的海关，乘搭单程飞机飞来旧金山。这里是不是福地，很难说；不到黄河心不死，这里是不会泛滥、不会改道的“洋黄河”。

刚才，在手里拿着一包“万里望”之前，我去了市得顿街和帕思域街交界处的一家蔬菜店。在门外的台子上拣了两根萝卜，每磅才2毛9，比家附近的菜店便宜一半。至今我都没改掉“捡便宜”的“新乡里”做派。进店内排队付钱。前后都是女乡亲，正宗的台山话和不正宗的广州话洋洋乎盈耳。放在10年前，她们可能是车衣厂的单针工，每天赶工12个小时，下班后买菜，回到附近客栈的房间，用煤油炉子做饭，一家子有的坐在双层床下层的边沿，有的坐在折叠椅上，埋头吃着不必凭票买的米和肉。如今，制衣业衰退，她们改当护理工、点心师、清洁工，失业的则聚集在花园角摔纸牌。当然，菜市是必须去的。看一个个在家乡田垌里挑秧苗、洒大粪的矫健身影，聚集在这里。一个新媳妇，为买一磅5毛9的白菜心还是买一磅1块3毛9的番薯叶踌躇着，直到背后发出不耐烦的抱怨才下了决心，拿起水灵灵的番薯叶。我知道，她在思念家乡的味道，我还猜到，她走出这道门，会拐进杂货店，买一罐“广海虾酱”，炒番薯叶缺不了这种家乡海产。仔细看吧，都没有国内富一代、官二代的豪爽，她们极小心地消费。在梦想必然要驻扎的地方，她们没有不吃苦的运气，然而，儿女的作业本和毕业证，写着同一个希望。